

P&G CALLED MY PSYCHIATRIST

"Explain to me what the hell you did
with Cincinnati and Wall Street."



FERDINANDO FREGA

P&G 给我的精神科医生打了电话

“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他妈的到底对Cincinnati和Wall Street做了什么。”

The P&G Saga · 19

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，没人接。我一个人在家，正在洗澡。

这在我每周的配额之内——我妻子同意的唯一一次淋浴。她说洗得太多会毁了男人的皮肤，我只需保持刚刚够干净就行。

但真相是，她想省燃气费。

她还觉得，只要我不洗澡，就不会去找别的女人。可惜她不知道，别人家里的淋浴是免费的。而且分文不取。

哈哈哈哈哈

我跑到电话旁，可对方已经挂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电话又响了。这次我接了，是我的医生——我的精神科医生，一位大学教授，我已经五年多没见过他了——他要求和我见面。

我让他选日子和时间，我这边随时有空：我答应了，当天下午5点30分，在他的诊所。

我提前20分钟到了，这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老规矩，日出之国的经理们也奉行这一条。

约会提前到，意味着你已经把意外算了进去，这让你显得可靠、自信。

我看见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。候诊室里坐满了等他看病的人；每个人都有预约，口袋里揣着150欧元，只为了听听他他

妈的要说些什么。

他朝我走过来，跟我打招呼：“亲爱的同行，下午好，欢迎，我一直在等你。”然后转向他的秘书：“Carmen，把所有病人至少往后推一个小时。我在和我的同行开会。”

Minchia，同行。我，上学时意大利语考4分，文凭是凭体育特长发的，人们却以为我是医生。他他妈的在干什么——疯了吗？

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他让我在小会客角坐下，两把扶手椅并排摆着。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；我一向是以病人的身份见他。一定有什么大事，可我猜不出是什么。

“亲爱的Ferdinando，让我先说，想说多久说多久，然后我给你五分钟。”哈哈哈哈哈

“我从2009年就认识你了，那时你第一次来找我，是我们一位如今已经去世的医生朋友带你来的，我从来没收过你的钱。”

“我确认，教授。”

“闭嘴，该死，跟你说话对我来说已经够难了，因为在这里我们都明白了关于你的一件事，用不着荣格，也用不着全世界的哲学家：你就是一个谁也想不到会存在的人——可你偏偏就在这儿，在我的城市里，让全世界晕头转向。”

“我长话短说：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他妈的到底对Cincinnati和Wall Street做了什么。难道我连一分钟都不能放你一个人吗？”

哈哈哈哈哈

“再说说我——78岁，大学教授，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协会全国主席，200篇论文——我却搞不懂你是怎么在网络上杀出一条

路的。

“我在美国认识的每个人都给我打了电话。他们想知道你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是不是真的，我确认了——但我们俩都知道，如果我不确认，他们就会拿走你每月351欧元的养老金。

“现在告诉我你都干了些什么。但我得先问一句：你在吃药吗，吃的是什麼？”

“五年没吃药了。验血只有一项指标不正常，但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

“担不担心由我来决定。哪一项？”

“睾酮1,400.....”

他看着我回答：“*Minchia*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全怪我的女邻居。她的屁股美得像童话。我一看见她，什么都立起来了。”

“别胡闹了。我们严肃点。

“告诉我你他妈的到底干了什麼。”

“我做了你教我的事，只不过没有学位，没有专科，没有读书，没有秘书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我研究人的行为，我扮成作家，把它写了下来——这样谁也不能说我无证行医，说我没注册、开处方或下诊断。

“我的客户是在网络上找到的。但因为我不能开发票，我宁愿先什么都不卖。以后我会卖，连同整个核心业务，卖给唯一一个买家——如果他愿意掉进这个语义陷阱的话。

“就这些。”

“我只有一个问题问你。

“为什么偏偏把意大利语排除在那些语言之外？”

“意大利是个可以度假15天、吃得很好的地方，可之后你就得离开。否则，一旦人们开始对你感兴趣，他们就会发动不公正的攻击，变得好奇，甚至恶毒，诋毁你，举报你。

“世界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承认过它的天才——就从你开始，不用再往远处看。要是你生在美国，今天你会过上不一样的生活。只有当你带着国外的认可回来，他们才会承认你——即便那时，也是带着怀疑。

“经历了18场刑事审判，这一点我自己学会了，我不需要征得任何人的许可。”

我从那把扶手椅上站起来，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我还剩一分钟，可以告诉你一件事。

“教授，谢谢你——我爱你。”

你的Ferdinando